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六

高定子從子 吳泳

趙景緯

徐霖

李伯玉

牟子才 包恢

馬光祖

楊棟從子 姚希得

皮龍榮 家鉉翁

高定子字瞻叔邛州蒲江人登嘉泰進士授郵縣簿吳曦叛解官歸養職誅攝府事宇文公紹薦其忠孝兩全調中江丞親疾六旬衣不解帶居喪哀毀骨立服除連知丹稜夾江二縣以教化爲先務作同仁書院造就人材改監資州酒務悉除麻苳舊征寬酒權民以爲便游饑預發縣廩振之民有僞爲嘉定元年

正月田契與鄰相爭詰曰是年三月改元詔始至安得有此契  
其人折服辟四川總領所主管文字同幕有以趣辦爲能者定  
子白使者斥之所治利州倚酒榷以佐軍用吏姦盤錯躬自究  
詰有欲增榷者定子力爭乃止隆興間總所得旨造十一州小  
會子實以代錢貿易百姓賴是以權川引時制使鄭損強復自  
用奏請廢之令下民爲罷市關隴之民交病定子又力爭得存  
其半損欲增總所鹽課及取舊貸軍費定子辨其顛末損始釋  
然差知長寧軍修學劍六先生祠長寧地接夔獠公家百需皆  
仰涪井鹽制司往往因自封殖又榷入其半民困重賦定子請  
奏蠲之轉知縣州元兵穿夔州塞下與元小校張銳以其徒潰  
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文龍趨緜安撫黃伯固亟奏以定  
子兼叅議官措置文龍備禦乃部分諸軍扼青塘嶺擒銳又奏

盡發本州所藏與諸司綱運爲朝廷扞蔽全蜀委都監陳訓控  
潰卒人給錢米已而受招者不肯釋甲訓奔告定子令帳下皆  
甲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至。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軍士  
皆拜。復諭其將曰。我文官尚不畏死。汝將軍也。世衣食縣官。乃  
反避敵耶。宜乘此時戮力出戰。正爾曹立功報國之秋。衆悅而  
去。乃遣吏給犒如令。亡何敗將和彥威陳邦佐等屯近境剽掠  
尤甚。邦佐入州大言謂定子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兼兩戎司  
威權甚重。麾下兵二萬。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謂曰。本州素非  
備禦之地。何爲以兵入。第來吾。固。有。以。相。待。邦。佐。色。沮。已。復。遣  
幕府來議。答曰。軍將入境。當受吾節制。惟各守紀律。則給以錢  
糧。敵至效死。則加以賞賚。餘非所知。彥威慚乞別給錢餉。軍定  
子指四十萬緡與之。趣令還戍。尋以擒捕張鉞防遏潰兵二功

進直寶章閣再任會伯兄稼上提刑印而歸過縣定子爲築棧  
尊堂飲酒賦詩爲樂召爲刑部郎中入對極言時弊時彌遠柄  
國久有曰陛下優禮元勳俾得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因以新  
百度而革因循人爲危之越兩月除直寶謨閣爲江南東路運  
判稼死乞歸不許遷軍器監太府少卿計度轉運副使進司農  
卿兼玉牒所檢討官明堂大雷雨言內治不修外懼不謹天變  
日多土地日蹙請明詔內外帥守出奇乘險求水陸可進之策  
升樞密都承旨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起居中書二舍人叅贊  
京湖江西督府事親往周視新城大犒諸軍激厲守將遷禮部  
侍郎賜金帶入奏事勞問甚渥兼崇政殿說書直學士院未幾  
改侍講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講筵奏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  
有類叔世帝爲竦然修孝寧二朝日曆書成拜翰林學士知制

諱尋兼吏部尚書國史實錄修撰賜衣帶鞍馬乞召收李心傳以續成四朝志傳述返李諤以開不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淳祐二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拜叅知政事出知福州改潭州固辭提舉洞霄官退居吳中以著述自娛轉資政殿學士致仕七年卒贈少保有所著存齋文集北門并菴垣類纂經說紹熙講義奏議歷官表奏行世 稼子斯得字不妄少從李坤臣遊入太學登紹定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辟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領史事奏爲檢閱文字會父死日夜號泣與家僮潛至沔奉遺體以歸服除哀傷無意仕進心傳復辟爲史館檢閱分修光寧二帝紀遷軍器太常二簿兼校勘冬雷應詔言朝廷宜擇才並相由是廷史嵩之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添差通判紹興改合州與史官杜範王遂論

四朝帝紀嵩之妄加毀譽改所草濟王事然書已登進心傳獨  
藏原草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斯得撰範旣入相召爲太常博士  
遷秘書郎日食應詔言嵩之大姦嗜權巧管奪服陛下屢勉傳  
諭苟塞人言是以譌言並興善類解體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  
忍言者又言大臣貴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  
多知耻之念輕而忠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  
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庇邪喜同惡異任術  
數樂說道陛下虛心委寄所責何事而其應乃爾蓋斥范鍾也  
又言今便嬖側媚之人足爲清明之累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  
下之心其存者幾希矣又羣臣龐雜官禁奇袤黷貨外交坐視  
不問遂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覷之漸  
設有不幸宗社淪亡衣冠魚肉當是之時其能逃萬世之清議

乎言尤切直羣小側目於是力求外補知嚴州夏旱蠲租發廩  
招糴勸分以振遷浙東提刑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瑩等  
七人不報善瀚乃侍御史周坦婦翁瑩乃簽樞史宅之妻黨也  
未幾改斯得江西運判斯得疏辭言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  
一不施行壞法亂紀莫此爲甚乞併臣鎬罷章上坦與七人竟  
罷去移湖廣提刑薦官屬徐經孫等六人攸縣富民陳衡老陰  
蓄亡命賊劫平民斯得案治之衡老壻吳自性與館客馮煒謀  
中傷斯得斯得并發其姦黥配二十餘人加直秘閣湖南運判  
入爲禮部郎中權左司兼侍立修注官水災願罷新寺土木速  
反廷旨諸臣遏絕邪說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愛惜士類抑遠佞  
臣絕其干僥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又因轉對言諸臣上言  
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摧壓姦邪外則銷遁寇虐



顧以爲無補。欲一網而盡去之。此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御史蕭泰來論罷踰年起直寶文閣知泉州。遷福建計度。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寶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今主上臨御。適與之同。異日史冊書之。恐累聖德。丞相謝方叔大愧。卽爲奏罷董槐入相。召爲司農卿。程元鳳相改秘書監。及丁大全相。御史沈炎論斯得奪職。大全謫。乃移浙東。提舉常平。彗星見。應詔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大水旱孽交至。疊來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卽位。召爲秘書監。擢起居舍人。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每於天命去留人心得失。前代治亂祖宗基業。必反復陳之。權工部侍郎。求外。以顯文照待制知建寧。時國事阽危。疏

乞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旌節  
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烈恭帝立擢翰林學士  
知制誥兼侍讀德祐元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勅令及經武要畧因爭留夢炎庇護似道  
斯得遂罷去而宋亦亡矣有所著詩膚說儀禮合抄增損刊正  
杜佑通典徽宗長編高孝二宗繫年要錄耻堂文集行世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登嘉定進士歷軍器少監校書著作二郎  
太府秘書二丞司封郎官樞密院編修直舍人院輪對願陛下  
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  
嬖御嫉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言頗  
切直又言諷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不過曰修政事而已  
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袞職之闕官師之曠山令之

所弗清本兵之地弗嚴直有敢諫之未得其職折衝禦侮之弗  
堪其任皆所當修也火災應詔曰京城有災陛下之所見也四  
方有敗陛下安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酷  
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橫征此其猛烈甚於火矣閩之民困於盜  
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征橫歛之源不澄於上苞苴之根  
不絕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澗之形見矣遷秘書少監  
兼權中書起居二舍人至起居郎論淮蜀荆襄捍禦十事進吏  
部侍郎直學士院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  
變世道將降國論將更正人將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抃初意  
封植正論茲實砥柱傾頽之時也又言謹政體正道揆屬臣節  
綜軍務四事權刑部尚書兼修玉牒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  
府提舉太平興國宮進學士知温州會歲荒奏乞蠲振饑者賴

養病者頓藥事聞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罷所著有鶴林集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少勤學弱冠濟周程諸書恨不及登朱熹之門往見其門人葉味道度正誨以求放心由是研索益精入大學登淳祐進士教授江陰諸生守其矩度母憂祿不逮養服闋不調讀易懸霜山景定元年轉秘書郎史館校勘奉外祠台守王華甫禮爲上蔡書院堂長進直秘閣差知台州先務教化取陳述古諡俗文示諸邑使民更相告諭約束官吏擾民五事以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俾民朝夕歌之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於朝旌孝行作訓孝文平重刑治豪橫建社倉浚河道築隄路節浮費爲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進考功郎官兼沂王府教授崇政殿說書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

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惕厲  
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  
無危若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曰知人  
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乏使莫今爲甚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私  
而徇於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爲直或毀譽失實而以污爲廉  
遂使舉刺不公人心難服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孰若精擇於  
先而使之各稱其職乎彗出應詔上言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  
悅人心而已民心仰天心也願陛下損內帑以絕壘利之誦出  
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必屏絕之毒民之恩倖必黜  
棄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  
又乞稽乾淳以來凡利源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  
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

生則人心悅天意解矣又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卻貢奉之爲多避正朝不若塞侍門廣忠諫之爲要肆大嘗不若擇從良黜貪暴之爲愈兼國史實錄院拜太府少卿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入爲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工部侍郎中書舍人封還濫恩詞頭因雷發非時上言竊迹今日之事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官闕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哉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官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邪而或縱於乞憐之卑詞緡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惻感於翰牒之小數彈蠶未乾而收拭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不疑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升侍讀進聖學四箴惜日力以致其勤精體認以充其知屏嗜好以專其業謹行事以驗其用乞

歸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藥曰吾清心以順天命可也拱手三揖乃卒贈中奉大夫諡文安景緯性孝友雅志冲澹親沒無意仕進故立朝之日不久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有志聖人之學研精六經試禮部第一登第除沅州教授極言史嵩之姦深之狀先奪陛下之心次奪士大夫之心又其甚者奪豪傑之心皆爲所變化其術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怕於善類之中擇其實柔氣弱易以搖奪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持名節之心不足以勝其富貴之欲。義利之辨終暗於妻妾官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見者爲之吐舌。范鍾名試館職二人理宗去其一易霖名時鍾雖爲相畏姦人復出禍已霖對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姦未竄語切時弊

罷秘書正字日食上言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驩未屏瑣闥之姦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祲感漬日爲之食遷校書郎大旱言諫議大夫丁大全不易則不雨京兆尹趙與憲不易則不雨不報丐去上遣姚希得留之御筆改宣教郎辭曰向爲身死尚不敢欺君父今以官高而反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爲忠循守游釣築精舍聘霖爲學者講道聽者三千餘人尋起通判信州力辭令守臣勉諭主管雲臺觀淳祐末遷秘書郎兼國史實錄院上令備陳今日所當言者奏以先正太子名又奏萬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權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疏諫議葉大有陰柔姦黠爲羣愴冠不宜久長臺諫不報兼權左司知無不言上不悅讒嫉者中傷之乞外知撫州祠先賢寬租賦振饑窮誅悍將建



營碧政舉化行尋以言去士民遞留寶祐元年差知衡州移袁州五年丁外艱哀毀號絕水漿不入口七日開慶元年主管崇禧觀景定二年知汀州卒詔與一子心亨恩澤度宗賜祭田百畝以旌直臣

李伯玉字純甫餘千人端平二年登第授觀察推官兼莊文府教授太學博士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改校書郎言臺諫迎台上意論罷尤焞楊棟盧越三人忠邪不辨乞與同罷不允御史陳垓連劾奉祠差知南康軍遷著作佐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考功郎官引故事言臺臣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不當帝怒降兩官復知邵武軍改湖北提點刑獄遷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復論爲吳潛黨奉祠還福建提舉常平淮西轉運判官召赴經筵兼太子侍讀歷太府少卿秘書少監起居郎度

宗卽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奏言人  
才貴乎善養不貴乎速成所設童子科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  
願賜罷以息奔競保幼稚良心從之一日朝集百官議事賈似  
道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汝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伯玉  
徐答曰某殿試第二平章不汝擢地步亦可至此似道雖改容  
而有怒色旣退卽治歸除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召入權禮部  
尚書帝待以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益  
忌之尋病卒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稱伯玉立朝風節大  
較似銅山鐵壁爲名輩所重若此所著有斛峯集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宴客子才閉  
戶讀書若不聞者衆咸異之及長從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李  
方子學登嘉定進士調洪雅尉監成都府榷茶辟四川茶馬提

舉司準備差遣改總領財賦所幹辦公事丁內外艱時成都已破盡室東下免喪李心傳辟兼史館檢閱文字請助修中典四朝國史擢秘書郎入對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并備邊三策理宗顧問將下殿復召與語史嵩之怨其言已出通判吉州時文天祥尚童子才一見期以遠大轉衢州入爲國子監簿兼史館校勘遷太常博士上言今日有徵欽時十證徐霖劾鄭采趙與憲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則霖留不然未必留也作書以孔光張禹歷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及嵩之復相又引其黨別之傑共攻子才遂辭疾寓居安吉州清之卒召還遷著作郎權禮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信州守徐謂禮奉行經界苛急饑民嘯聚爲亂以子才言罷經界諭訓禮浙東福建九郡同日大水言今日納私謂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民心五者

皆順宜和之失苟不及時修省臣恐京城大水又將至矣變理大臣之事自今宜息乖爭通壅蔽宰相不悅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畏子才多言請併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除軍器少監權侍立修注官兼侍講時方更化名用諸賢趙汝騰高斯得徐霖李伯玉一時言事相繼獲罪子才言君子難聚而易散今聚者皆散善人盡矣遷起居郎耻與蕭秦來同列固辭因極陳其奸上爲出秦子才亦堅請去不允又言蜀當以嘉渝夔三城爲要欲保夔則巴達之閒不可無屯以控扼之欲保渝則利聞之閒不可無屯以遏截之欲守嘉則潼遂之閒不可無屯以倚角之屯必萬人而後可當蜀盛時官軍七八萬通忠義爲十四萬今官軍不過五萬而已宜招新軍三萬并撫慰田楊二官使歲以兵來助如此則蜀猶可保否則不

出三年蜀必亡矣後果如其言除直舍人院奏留御史徐經孫  
繳還府尹厲文翁改知紹興罷之命黃蛻試學士院對策譽嵩  
之子才奏罷之李伯玉降官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至卽  
爲書行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堅不奉詔草獎諭賈似  
道海州之捷詔語不言其功且多戒勅似道不樂早災言外郡  
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土木蠱上心小人以朋比陷君子此天  
災所以數見也明堂禮成帝將幸西太乙宮欵謝實欲遊西湖  
子才力諫而止權兵部侍郎言賈似道開閩兩淮李曾伯開闢  
荆蜀首尾幾二萬里僅倚二人可爲寒心請於合肥別立淮西  
制置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司且於漣楚光黃均房巴閬緜劔  
要害之郡築城增戍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御史洪天  
錫劾董宋臣等不報天錫出關子才請行其言吳子聰之姑爲

女冠得幸子聰因得知閣門事子才繳奏帝怒曰除命將一月始繳駁何也子才曰舊制文書不過百刻今子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耳紀綱之地豈容此輩行私於是出子聰澧州子才亦堅請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至郡教民孝弟頒前人慈竹義木二詩於民暇則詣學爲諸生講說經義修采石戰艦造兵仗補所負上供及總所綱罽黃池酒息三縣秋苗夏稅喻零增平糴倉儲創抵庫收息以供糴本在郡建李白祠子才自爲之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靴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白之爲亦非直以氣陵亢蓋以爲掃除之役固然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所忌由是聲勢益張至其後分提禁旅躐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當時脫靴之狀爲贊

以刻諸石。會有搢本遺宋臣者，大怒泣愬於帝。與丁大全合謀，嗾御史誣劾降兩官。未幾復職進寶章閣侍御，知溫州。召爲禮部侍郎，召見上大悅，慰勞久之。因奏開慶之時，天下岌岌，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無復變虞耶？抑惟取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耶？忠厚我朝家法，乃者一切爲小人所戕，今當漸加培護，反其所爲，奈何愈益甚乎？言論國之元氣，今言及乘輿尚見僣假事關權倖，卽形忿怒，何怪有闕不問，蔽蒙不達乎？帝歎曰：非卿不聞此言。宣坐賜茶，問外事具悉。田里疾苦以對。帝掣蹙久之，兼侍讀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祀明堂爲執綬官。帝問漢唐文物占對，詳贍兼直學士院，賜詩褒賞。每對內殿，語至夜分，就賜酒，兼給事中。彗星見，請罷公田，更七司法。徐敏子會赦，量移似道，恐其爲吳潛所用，諷後省繳之子才。

不可葉李呂宙之因攻似道怒欲殺之子才論救甚力日食上封乞早建太子度宗雅敬之稱爲先生卽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進端明資政二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錄其後二人子才天性孝友弟子方客死公安扶其柩葬安吉女弟在眉山亦拔其家致於州所薦士李芾趙卯發劉敞家鉉翁皆忠義士家清貧四壁蕭然平江守吳淵籍富民田千餘畝以遺却之身後家無餘貲有存齋集內外制四朝史彙奏議經筵講義口義尚書易編春秋輪輻子獻大理少卿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父楊世父約從父遜皆從朱熹陸九淵學少游家庭講大學出言高明諸父驚異登嘉定進士調金谿光澤二簿克平寇亂建寧守袁甫薦爲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幕土豪討唐石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深



陽之閒恢部諸將爲十誅勅之辟制司陳韡主管機宜文字改  
差發運幹官安撫陳塏檄以捕寇平之遷武學諭宗正寺簿通  
判台州又從徐鹿卿討溫寇改判臨安遷知台州有妖僧居山  
中爲姦利捕誅之進左司郎官福建提點刑獄兼知建寧化閩  
俗淫祠兼轉運判官以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  
稱恢剛正不屈言者汙之起爲廣東運判權經畧使遷侍右郎  
官大理少卿直顯文閣提點浙西刑獄荻浦鹽寇爲亂單車就  
道調許澈二浦分屯建砦討平之懲嘉興吏因和糴受賕至斷  
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秘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湖南  
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爲狐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  
講權禮部侍郎尋爲中書舍人林希逸薦其守法奉公心常如  
水改刑部侍郎知常州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兼發運使轉

紹興度宗甚敬之比爲二程卽位召爲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疊獄蘇鹽課理銀逋政聲赫然  
每經進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嘗因輪  
對言陛下側隱之心如天地日月閉而傾之者近習外戚耳叅  
政董槐歎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稱其言論剴切願賜容  
納理宗欣然曰朕何嘗怒之性尤孝謹待其父疾滌灌掃除之  
役不命僮僕臨終舉盧懷慎臥簣窮約事戒諸子歛以浥衣作  
書別親戚卒年八十有七有光隕地遣表間帝輟朝贈少保諡  
文肅賻銀絹五百

馬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少從真德秀學登進士調新喻主簿有  
能名改知餘干及高郵軍遷軍器監簿充督視行府叅議官進

監登聞鼓院兼太府寺丞莊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守處州乞降僧道牒振濟從之加直秘閣浙東提舉常平移浙西提點刑獄家艱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練兵豐財朝廷倚之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正言劉澆弼論罷之後九年起直寶文閣知太平州提領江西并江淮茶鹽所寶祐初遷司農卿淮西總領權江東轉運拜戶部尚書知臨安兼浙西安撫使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歷陳京師糶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開慶元年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節制和州無爲安慶三郡屯田連加煥章寶章二閣學士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婚嫁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闕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一時之選寶祐六年

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北路安撫等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  
應湖廣總領屯田等事請以呂文德王鑑王登汪立信等充叅  
議官及辟制司準備差使等官詔以提刑文及之充任帝問既  
去民思之不已上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再知建  
康士女相慶光祖益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前政  
逋負魚利稅課悉罷減予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  
樽節費用建平糴倉庠貯糴本補其折閱發糴比市價常減以  
劑小民修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其爲政寬猛適宜事存  
大體公田法行移書似道言其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  
罷光補乃可景定二年城安慶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遷提領  
戶部財用復知臨安制治浩穰風績凜然會歲饑謁榮王府勸  
發積粟王辭以故凡三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之厲聲曰天下

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不因此時收萬人心。將何待乎。王以無粟辭。光祖賀懷中文書。質以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侍御史陳堯道言罷提舉洞霄宮。再起三知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修舉。郡民爲建祠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知樞密院事。五月。御史曾淵子給事盧越論之。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登紹定進士。母憂服除。辟西川節度幹辦公事。入爲太學正。父憂服除。召試授秘書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密院編修。入對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財聽其言無非可用跡其實類皆欺誣。上下相蒙無一可信。惟陛下先之以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理宗悅其言。無何奉

祠起知興化軍有孔子裔居涵頭鎮爲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  
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秘閣權知福州兼水路安撫使歷都官左  
右二司郎中尋兼玉牒所檢討宗正少卿棟學本諸周程入對  
言臣所學三十年。惟持正心修身一說。用之事親取友。并治刑  
郡察冤獄。至爲簡易。時有女冠交通請謁。棟言宜亟去之。帝不  
謂然。又言京襄兩淮四川殘破。其餘郡縣多是兵將權攝。科取  
無藝。非陛下哀矜其民。誰實寬之。遷太常少卿。起居郎。知滁州。  
改建寧御史。周坦論其褻任成都制幕。盡載激賞庫物。先道致  
陷丁黼塗炭。生靈詔褫閣職。提舉鴻禧。視似道入相。登用。故老  
起權侍左。郎官崇政殿說書兼侍讀。以集英殿修撰兼侍講。出  
知太平州。補闕齋。泰來論罷提舉。興國官起知婺州。度宗位東  
宮。擢太子詹事。進賓客。歷工吏二部。侍郎。同修國史。兼中書舍

人直學士院刑禮二部尚書國子祭酒景定三年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五年拜叅知政事彗星見指以爲蚩尤旗人方議之或言棟姑爲是言陰謀告帝以逐似道奪職奉祠台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乞爲山主因卜居焉以資政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致仕卒遺表上報朝特贈少保生平負海內重望人方期其大用乃蒙疑而去特論惜之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從子文仲字時發七歲而孤母胡氏守節自誓教養諸子初以胄試第一入太學升上舍爲西廊學錄登寶祐進士母憂從棟往問伊洛之學釋服調福州教授應運使印應飛辟以明婺婦寃獄薦之荆湖宣撫趙葵署佐分司姚希得江萬里合薦以爲有用之學召任戶部架閣遷太學正陞國子博士旬外通判台州罷上元張燈移揚州不以牙契羨額擾民制使李廷芝檄

主管機宜文字議行沙田力爭以爲不可召爲宗學博士輪對  
言春多沈陰二麥全粃洪水發於天目弄兵典於蘇湖將習黃  
金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掛虛之冗編氓得以輕統府警遽輒以  
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國何賴焉帝竦聽顧問遷太常丞  
權倉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在講筵每以積誠感動嘗進讀春  
秋言仲尼尊王抑伯非爲徒然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  
之法度以扶持祖宗大業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尊如此方  
副垂世立教之意時帝以疾連不視朝又奏聖訓有曰絲竹之  
亂耳紅紫之眩目聲色之事元無可好苟得聖賢心學之指要  
以是而君國子民可以祈天永命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是宜朝  
夕服膺帝爲之歛容盛夏建宗陽官壞徙民居闕闕騷然爰仲  
疏止之遷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似道怒其多言又以救教



論彭成大迂意出知衡州運餉有法而民不擾以所當得米八  
千石立思濟倉召爲秘書少監兼國史實錄院遷太常少卿兼  
起居舍人恭帝立權工部侍郎兼侍右郎官給事中有事明堂  
議以上公攝行文仲奏今祇見天地之始雖在幼冲比卽喪次  
已勝拜跪執禮無違所當親饗時國事危急王煇陳宜中不協  
文仲言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今  
日不戰明日不征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酒嘗薦金華王柘天  
台車若水皆名教所急至是柘與何基之諡皆所議定元兵渡  
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從班惟文仲一人無何疾益甚旬嗣  
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因將家踰嶺南甫卒而宋亡矣有見山

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潼川人登嘉定進士授小溪主簿待次三年朝

夕討論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調整石令。遇劉彘軍。需調度不擾。而集更嘉定府司理叅軍。改知蒲江縣。巨室挾勢邑號難治。至則綏彊扶弱。聲譽著聞。樞密游似薦名。審察遷行在都。進奏院通判。太平改福州。入累國子太府。二丞金部。架閣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上疏極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嘗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今名爲召君子。而意向初未協。一名爲去小人。而根株實難痛斷。名操大權。而不能無旁蹊曲逕之疑。名建大策。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術。廷臣諫封非不激切。固不之罪。亦不之行。此臣之所甚懼也。又言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能得幾何。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帝改容謝曰。朕決不用史嵩之。遷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言李韶有德。望告病。

宜奉內祠留侍經幄以重朝廷又言敬天不在崇大宮宇嚴設  
像貌在移不急之費以實軍儲以厚民生因條救錢楮三策請  
置惠民局帝皆以爲可行歷秘書丞著作郎提舉江西常平役  
法久壞臨川有富室賂吏求免希得治其罪加直秘閣提點刑  
獄未幾升度支員外郎直寶章閣移治贛州有盜僞號根太尉  
據石壁連結數郡劉老龍等焚掠釋騷希得指授方畧不五旬  
平之改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轉徽猷閣知靜江府主管廣  
西經畧安撫司公事母喪服除召爲秘書少監兼中書門下檢  
正諸房公事入對言君子犯顏敢諫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  
乃爲國計非身計也小人甘言佞語一切順意取陛下官爵此  
乃爲身計非國計也遷宗正少卿權給事中刑部侍郎同修國  
史以沮嵩之再用不報又繳鄧泳予祠之命言者論罷久之以

集英殿修撰提點鴻禧觀起爲兩淮宣撫判官依加寶謨閣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以護江陵功名爲戶部侍郎進煥章開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增募舟師水軍造戰艦蓄糧食理官庫羨餘以代民輸召爲工部尚書兼侍讀帝於經筵問慶元之政其悉復以華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按行江上慰勞士卒衆皆歡說溧陽饑發粟勸分全活者衆剗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降詔獎諭加寶章閣學士刑部尚書兼淮西總領景定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講言用人才修政事治兵甲惜財用四事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星變引咎不許度宗卽位進同知樞密院尋叅知政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乞休加資政殿大學士余紫光祿大夫封潼川郡公致仕卒遺

表聞輟朝贈少保爲人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凡有所薦人咸莫知官署以錦爲幕輒易之所依親族姻舊廩之終身昏喪悉損已力晚年計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續言行錄奏葉橋州文集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醴陵人淳祐進士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歷宗學諭諸王宮教授兼度宗資善堂直講更秘書著作二郎願帝崇獎真德秀崔與之廉以風天下執賞罰之公以示勸懲帝以爲然兼兵部郎官差知嘉興召赴闕爲侍右郎官兼資善堂贊讀又遷吏部員外郎入對言忠王之學願陛下身教之於內帝嘉納歷官吏部侍郎給事中封醴陵縣男集賢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名見改刑部侍郎加寶章閣待制荆湖南路轉運權刑部尚書兼翊善景定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進封伯度宗位東宮兼太子賓客二年知樞密院事拜  
叅知政事封長沙郡公正言曹孝慶論罷爲湖南安撫使判潭  
州復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度宗卽位問龍榮安在賈  
似道恐其復用陰諷提點刑獄李應雷劾之徙衡州居住未至  
而歿龍榮少有志畧精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不肯降  
志德祐元年始復其官

家鉉翁眉州人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嚴雅其學遠於春秋  
自號則堂以蔭補累官知常州政舉翕然遷浙東提刑入爲大  
理少卿直華文閣咸淳八年以秘閣修撰知紹興府兼浙東安  
撫并提舉司事遷樞密都承旨知建寧兼福建運副權戶部侍  
郎兼知臨安浙西安撫使權侍右侍郎拜端明殿學士德祐二  
年與賈餘慶同簽書樞密院時元兵次近郊宰執吳堅賈餘慶

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執縛。鉉翁抗言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得釋。副吳堅奉表祈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涕泣不食飲者數日。屢欲官之。不從。改館河間。元成宗卽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一

劉溫叟

子驥孫几

邊光範

周渭

滕中正

張觀

王嗣宗

師顏

王化基

子舉正舉元孫詒

張宏

趙昌言

李惟清

子承錫

李若拙

子許驥

裴莊

宋大初

謝泌

劉溫叟字永齡後唐太常卿岳之子經五代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世系無所考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雋以下仕者相繼世牒具存溫叟幼風骨秀異岳嘆曰世難未息得與老夫爲溫洛之叟足矣遂名溫叟七歲能文



復善楷諫初陞補四門助教清泰中擢左拾遺右補闕改監察御史時臺省廢弛爲作新之誓初加朝散階少帝奏爲巡官典文翰拜刑部郎中賜金紫充翰林學士父子咸居內署時爲策之歲滿知制誥拜丹入汴溫叟懼隨之北遷上表求解職契丹怒罷之漢祖授駕部郎中周初拜左諫議大夫宋建隆元年遷御史中丞內艱起復一日晚歸過西闕潛知上與黃門數人登明德門令騎御傳呼如常翌日請對言人主非時登樓則禁近咸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混其跡也太祖善之故事月給公用茶錢一萬不足則充以贓罰物溫叟惡其名不取在臺十二年屢求代太祖難其人不允開寶四年被疾上知其廉就賜器幣數月卒年六十三性重厚方正動遵禮法事繼母以孝聞雖盛夏非冠帶不敢見五代以來

推爲執禮立朝有德望精賞鑒及門楊徽之趙隣幾皆知名士  
范杲幼以文贄大加稱獎以女妻之太宗爲晉王遣吏遺錢五  
百千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餼黍執  
扇所遣吏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王曰我錢尚不川况他人  
乎納之示不敢拒愈見其苦節遂命輦歸是秋侍宴後苑諭當  
世名節士具道所以太祖亦再三賞歎雍熙初子焯爲徐州觀  
察推官任滿待選太宗召問宰相當得何官荅言當免選帝曰  
其父有清操錄子登朝庶足示勸擢焯右贊善大夫歷判理欠  
憑由司江南轉運終司封郎中炳曄並及第 曄字煥卿積官  
著作郎知龍門縣通判益州召還時王曙治蜀或言其政苛暴  
真宗問曙治狀與凌策孰愈對曰策在蜀歲豐事簡故得以寬  
假民比歲小歉盜賊竊發非誅殺不能禁然曆所行亦未嘗出

陛下法外帝善其對天禧元年擢右正言值歲饑河決饑殍相望請蠲免宰相以應天變又言京師亢旱不當興土木以營不急及請罷提點刑獄禁民棄父母事佛老上雖不能從頗嘉其正表請補外出安撫京西還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遷右司諫兼侍御史知雜事請以農桑考課守令治狀禁近臣爲子弟乞恩澤時論臆之權判吏部流內銓請京朝官遭父母憂不持服者論罪改三司戶部副使擢范圖閣待制至直學士提舉諸司庫務權發遣開封府事累遷刑部郎中知河南徙河中卒爲人篤於友義嘗坐冠準貶官人無敢見者驛獨往餞之經宿而還故善處士李漬漬死特陳其高行詔贈著作郎 孫几字伯壽生而蒙雋素知音樂長折節讀書初蔭將作監簿第進士范仲淹辟通判邠州邠地鹵民病遠汲几爲浚渠引水注城中鑿五

池于通達民大便利孫沔薦其才堪將帥換如京使知寧州俗  
喜至軍校仗妖法結其徒爲亂几使他兵伏壘門以伺夜半盡  
擒之加本路兵馬鈐轄知邠州儂寇亂爲廣東西路捉殺疾馳  
至長沙見秋青曰賊若退守巢穴瘴毒方興當班師以俟再舉  
若恃勝求戰此成擒耳賊果悉衆來大戰歸仁鋪几以右軍搏  
鬪日辰至已勝負未決言於青出勁騎五千張左右翼持其中  
堅賊駭潰改知涇州陛見辭母老丐復文階歸養仁宗言涇內  
地將母甚便特賜冠帔命領恒州刺史遷西上閣門使再歸郎  
中班曾公亮復薦於嘉州剛練使爲涇原路總管神宗轉四方  
館使知保州經六年治狀爲河北第一請老還祕書監致仕元  
豐三年祀明堂因大臣薦詔詣太常定雅樂几曰古樂備四清  
聲公五季亂離遂廢請增之樂成予一子官居闕二十年放曠

高少間遇唐末異人靖長官得養生訣益老不衰問語邊事謂張表曰此兒諂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膽乃可禁其平日爲樂乎夫椎牛醜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表敬識其語再加逆議大夫卒年八十一爲人篤於風義推父遺恩官其從兄已蔭復先猶子之孤者其議樂律最善以爲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冠服加於今人安得而稱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嘗游佛寺聞鐘聲曰聲漸而悉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死在保州聞角聲曰宮微而商離至秋守臣變之及期几遇疾然所學頗雜鄭衛云

冊曰宋始設官儲才未悉居臺一紀罕見其匹寔明寔昌

言者輩出

邊光範字子儀陽曲人父仁嗣後唐天成中忠武軍節度副使  
光範性謙退和雅有吏材起家榆次令爲殿中太常二丞賜緋  
丁內艱晉初授戶部員外郎累官侍御史至中丞賜金紫少帝  
卽位拜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遷給事中左散騎常侍入爲樞  
密直學士以藩邸舊僚待遇尤厚拜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  
學士漢初轉檢校刑部尚書衛尉卿爲吳越加恩使周廣順初  
出知陳州賜襲衣銀器繒綵鞍馬復爲禮部侍郎世宗改刑戶  
二部侍郎顯德三年命檢大名民田五年詣宋州均租稅郡民  
言其均平之狀韓通修汴堤乃具以聞詔嘉之宋初征澤潞命  
爲前軍轉運計度鄭洛汝孟懷芻糧還拜太常卿佐吏部尚書  
張昭簽判選事建隆四年征湖南代慕容延釗權知襄州節度

事路當衝會餉饋無闕是冬郊祀召選會廷釗卒復知襄州大  
軍數萬由陝路討蜀復當供億人不知勞因舉判官李穰坐事  
除籍左遷太子賓客仍知襄州五年兼橋道使初朝廷遣使督  
治吏緣爲奸民被其慢道益不修光範至悉計工程以州卒代  
民役官給費用不泄時而畢詔書褒美開寶四年復判吏部銓  
代劉溫叟判御史臺事數月真拜中丞疾卒年七十三爲人性  
至孝謙退和易雅有吏幹母病疽嘗吮之景德中錄其孫易同  
學究出身

周潤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養于諸父力學工詩避劉鋹亂  
脫身入京賜進士出身解褐白馬縣簿有大吏犯法潤請斬之  
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叅官  
強幹者益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始至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

并匿者按誅之乾德中通判興州州多戍兵居民苦監軍傲很  
縱下爲暴涓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懾服詔書嘉獎開寶  
元年鳳州主吏盜隱官銀擇涓往代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  
遷知隸州殿直傅延翰謀作亂走契丹爲部下所告擒以聞鞠  
實斬之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遮道泣留賜錢百萬太平興  
國二年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至奏去劉鋹時稅筭之繁者  
重定田賦興學校遷殿中丞會征交阯主將退撓無功有二敗  
卒擢甲至邕州奪民錢涓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無敢  
犯者移書交阯諭朝廷威信黎桓懼遣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  
治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  
爲鹽鐵判官遷侍御史歷判戶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  
紫換宋州加職方員外郎爲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違詔市馬黜



爲彰信軍節度副使真宗聞其清節咸平二年召還病卒年七十七上聞其貧賻錢十萬以葬錄子建中爲乘氏主簿

滕中正字普光青州北海人曾祖瑤高郵令祖煦卽墨令父保裔典平令中正周顯德中滑帥向拱奏辟掌書記移鎮彭門外艱起復加朝散大夫河南府判檢校戶部員外郎乾德五年候陟表其有材幹入爲殿中侍御史兩川平知興元府判西京留臺通判河南留守司事太祖嘗祀西洛中正勤於祇事轉倉部員外太宗遷考功授四川東路轉運使太平興國五年召爲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六年命同知京朝官考課坐嘗薦知蔡州張白假貸官錢射利復降本曹員外未幾擢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振舉憲綱上許以稱職雍熙元年乾明節羣臣上壽酒三行上曰中正曰三爵之飲實惟常禮朕欲與羣臣更舉

一卮可乎矣曰陛下聖恩甚厚臣敢不奉詔殿上皆稱萬歲二  
年請老出知河南復以病罷分司西京淳化初判留司御史臺  
卒年八十四中正性峻刻連鞠大獄時議以爲深文二子並登  
進士皆有名玄錫初權河南司錄以便養至刑部郎中玄晏後  
名世寧至工部郎中

張觀字仲賓毗陵人登南唐進士歸宋爲彭原主簿太平興國  
初移興元府掾獻文賜及第授忠武掌書記就改觀察判官請  
復刺史及不遣武德卒詣外州偵事頗稱旨召拜監察御史三  
司上言劔外賦稅太輕詔乘傳按行諸州稍增之觀奏遠民不  
宜輕動因而撫之猶慮其失所况增賦以擾之乎設使積粟流  
衍用輸京師愈煩漕輓固不可也或以分兵就食亦非安存之  
策徒見歛怨於民未見國家之利太宗然之因留不遣觀上疏

言臣憑藉寵光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分立于庭見陛下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於有司承意將順簿書叢脞咸以上聞豈徒衰頹至尊實亦輕紊國體况帝王之道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列于細素垂爲軌範不可不慎方今遠人未服邊鄙不寧陰陽未序倉庫猶虛淳朴未還奢風尚熾縣道未治逋逃尚多刑法未措禁令猶密墜典未復封祀猶闕數者皆朝廷之急務誠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使之造膝論思則治體化源多所裨益臣又聞唐貞觀初置崇文館命學士者儒更直互進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確時政或日昃倦或宵分始罷今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伏望釋循常之務復貞觀之制與夫較量金穀剖析毫釐安可同年語哉上覽而稱善召賜緋魚歲餘遷左司管因奏事白上曰

陛下務敦淳化殿宇采飾皆尚朴素臣願服御器用亦從純儉  
上曰朕庶事簡約至於所服多用純絹皆經澣濯卿言甚善觀  
頓首謝以數在省署諮事與李惟清辨說牴牾惟清不能甘奏  
解其任出爲諸路茶鹽制置副使因疏更茶鹽之制於理非便  
不合旨改知黃州遷揚州皆有善政會改三司舊貫均州縣之  
籍以分其職召爲河東道判官有詔計司官屬不得越局言事  
視自以嘗任諫官不奉詔上怒語宰相以爲妄有援引以諷刺  
朕乃令出知道州移廣南西路轉運使坐奏交州黎桓事不實  
被劾卒于桂州年五十三觀廣覽經史好論事辭理切直有古  
人風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曾祖同節寶鼎令祖待價汾州防禦推  
官父夢證成州軍事判官嗣宗少力學自奮遊京師以文謁王

祐登開寶進士第一補秦州司寇參軍言知州路冲爲政苛急  
冲怒訟之遣殿中丞王延範往按具獲誣狀得釋太宗征河東  
陳言邊事召赴行在授大理寺丞通判睦州改右贊善大夫徙  
河州械送上所潛遣武德卒察遠方事者因奏陛下不委任賢  
俊猥信此輩以爲耳目臣竊不取上怒繫至下獄削秩會赦復  
官尋以祕書丞通判涇州並河東西植柳萬株以固堤防上言  
民犯私釀三石以上者坐死立法過峻詔減罪入爲三司開拆  
推官以左正言充河北運副時邊境用兵嗣忠以言激大將崔  
翰令之立功就賜緋魚將議親征疏言契丹不至之狀上嘉納  
之改左司諫賜白金歷慶支判官駕部員外郎妻病夜決司署  
門取藥爲直官宋鎬所發坐罷頃之知興元府徙京西轉運使  
移河北賜金紫貝州卒謀竊發嗣宗率吏卒擒之優詔嘉獎遷

虞部郎中至道初移河東徙知耀同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轉  
運江浙荆湖發運使民俗疾不餌藥祀神徼福嗣宗爲選名方  
刻石州門稍變其俗漕舟初經泗州浮橋多覆壞爲徙置城隅  
遂獲安濟建議外任官俸薄貪狼者或致豐給廉謹者終嬰貧  
置請均賜以公田改職方郎中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  
常少卿踰年爲右諫議大夫充三司戶部鹽鐵二使會罷三部  
使改左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封駁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  
運使鄭文質上其政績詔褒美建議西邊市馬給北邊戰士有  
瘠弱者送闕下暑月道遠多死汾州地涼且接樓煩諸監美水  
草請就牧放從之名拜御史中丞兼工部侍郎權判吏部銓嗣  
宗性剛果輕險好進率無畏憚每進見極談時事深詆叅政馮  
拯之短結宰相王旦弟旭使達意爲助旦疾其行疎之嗣宗怒

撫且數事許奏帝不問將祀汾陰以永興重地思得大臣才兼  
文武者鎮之拜嗣宗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帝作詩賜之會种  
放議以手搏得狀元嗣宗愧恨因奏所部兼并之家凡十餘族  
放爲之首徙之嵩陽改知邠州兼邠州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  
靈應公廟爲人禍福嗣宗至卽毀之燬穴殺狐淫祀遂息徙鎮  
州發邊肅奸賊坐貶自言爲民去此三害居二歲召還授樞密  
副使檢校太保復與寇準不叶累表解職授檢校太傅大同軍  
節度知許州許有別墅在焉時以爲榮移知河南天禧初改感  
德軍節度洛下訛言相驚徙知陝州請老以左屯衛上將軍檢  
校太尉致仕卒年七十八贈侍中諡景莊生平歷事三朝最爲  
宿舊所至以嚴明御下然多傲狠務以醜言凌挫羣類嘗忿宋  
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老爲衆所嗤平時睦宗族撫諸姪如已

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析居讀書好文至死猶令以孝經弓  
劍筆硯置牀中所著有中陵子三十卷子堯臣內殿承制唐臣  
太子中舍從子舜臣供奉官閤門祇候禹臣太子中舍

師頌字晉遠內黃人父均後唐長興進士終永興節度判官因  
家關右頌少與兄頌篤學齊名建隆二年寶儀典貢擢頌上第  
舜禡耀州軍事推官丁內外艱開寶中改解州太平與國初召  
試除著作佐郎遷大理丞歷陝西河北兩路運判遷監察御史  
通判永興軍坐秦王廷美假公帑緡錢左授乾州團練副使復  
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尋知簡州入爲起居舍人以公累去復  
起居資帛二州所至以簡靜爲治蜀人安之代還遷侍御史知  
安州賜緡錢二十萬移朗州拜工部郎中知陝州賜金紫時西  
鄙用兵譚道所出軍士多亡命嘯聚爲盜頌嚴爲警捕盜越他



境真宗時召還頗風負才整及召對詢其文章謙遜自晦上益嘉之命以刑部郎中知制誥兼史館脩撰咸平二年同知貢舉入爲翰林學士五年復同典貢部遷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卒年六十七遣官護葬頗曠達夷雅摺紳多慕其操尚有集十卷子三仲回瑞拱元年及第爲祕書丞至太常博士仲宰國子博士仲說殿中丞

王化基字永圖真定人登太平興國進士除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右贊善大夫知嵐州以趙普議循例改授幕官入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抗疏自薦太宗覽奏曰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化基嘗慕范滂爲人獻澄清五略其一復尚書省謂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孔目勾押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皆州郡吏局請廢三司設六尚書廢

推官判官設郎官廢孔目勾押爲都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皆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卽事益精詳有闕選名品相近清幹有望實者依資除之其二十四司公事繁簡不同下本省叅酌其類均而行之其二慎公舉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望自今先責朝官有聲望者各舉所知其舉到官員置籍書之後有實著廉能則特旌舉主貪冒敗事者連坐若乃沉滯下僚遠官亦令採訪司及州郡長吏廉察以聞其三懲貪吏言貪吏損民甚於木之受蠹但中之之滋不能一律惟顧所以用之望今諸路轉運使副兼廉訪之名貴以覺察俟其澄清部內待以不次之擢足爲外官之觀其四省冗官國家封疆雖踰於古而設官亦倍於昔如江淮諸郡揚楚最要先年止設知州一人其餘通判推官悉皆分筦權務

倉庫實能辦事兼少獄訟以後添置朝臣監臨使職類踰州縣  
官數今拆其高卑而計之一人月費十千約以千人歲計十餘  
萬緡使吏皆廉止糜公帑設參以貪夫取民又加倍焉望委各  
路轉運與州縣同議裁減其五擇遠官負罪之人類非良善貴  
以遠方牧民之任必致怙惡肆毒甚非撫綏之意自今西川廣  
南除授長吏必擇良善有素望者則遠人受賜矣書奏太宗嘉  
納樞密柴禹錫有奴受金禹錫實不知陳恕欲中傷之化基辨  
其誣上感悟稱爲長者俄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郎至道三  
年超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罷爲工部尚書知揚州移河南終  
禮部尚書年六十七贈右僕射諡惠獻爲人寬厚有容喜愠不  
形僚佐有相凌慢者輒優容之善訓四子皆有所立長舉正  
字伯仲幼嗜學器愛異諸子初蔭補校書郎及第知伊闕任丘

二縣轉館閣校勘集賢校理脩真宗實錄并國史三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脩三朝寶訓知起居注避陳堯佐親嫌改龍圖閣待制復以兵部郎中知制誥為翰林學士慶曆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入謝仁宗面諭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擢用諫官余靖等言其懦默不任事罷為給事中皇祐初拜御史中丞上言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官止逢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尅期待遷使後有功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本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所賴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易使恩澤有所未宜民疾有所未瘳此之故也張堯佐驟除四使舉正論奏不報復留班廷諍竟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舉正七疏論之唐介遠徙春州力救得改狄青為樞密使又疏論之帝稱其得風意體遣使就第賜白金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

書知河南入兼翰林侍讀學士每進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  
諷諭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安簡加賜黃金  
百兩性沉厚寡言文章雅厚如其爲人有平山中書內制三集  
次舉直舉善又次舉元字懿臣以獻文賜進士出身知潮州  
江水敗隄盜乘間竊發夜召里豪先議獲盜然後治隄爲河陰  
發運判官入對有言河決將犯京師者舉元具論地形證其妄  
已而果然歷羣牧戶部判官京東轉運使守吏貪沙門島流入  
貨橐輒陰殺之舉元請立監伺察自是全活者衆徙淮南河東  
夏人爭屈野地遽從數騎渡河與之議示以赤心夏人感服治  
平中徙成都印井鹽歲入二百五十萬爲丹稜卓筒所侵下令  
止之鹽登於舊還提舉在京脩造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  
知滄州改河北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慶與夏人屯境上有窺我

意舉元使二裨將以千騎扼其要害戒勿輕動曰不過三日敵引去矣大將寶舜卿銳意請行不聽至期果去未幾以議論不合引疾徙陳州卒年六十二 孫詔字景獻亦蔭補官通判廣信軍知博州魏俗尚椎剽姦盜相囊縶詔請開反告并贖罪法以携其黨元祐初言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遠典河朔秋潦水淫民人流徙頓發糶振贖稍蘇其生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擢開封推官有富民貸僧牒身死貨籍又銅其妻子詔請免之出知滑州屬縣有逃難百餘頃族調民刈草給河隄民以爲病募人佃而收之入爲度支郎中使契丹崇寧中由大聖少卿徙司農卿坐請蘇軾嘗醉翁亭碑罷主崇福宮起知深究二州徙同州過關留爲左司郎中遷衛尉太府二卿刑部侍郎詳定教令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璠使京西攝

洛陽尹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爲榮進刑部尚書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九

張宏字巨卿益都人府藩鎮茂昭玄孫曾祖玄易州刺史祖持蒲城令父峭後唐天成中蔭補協律郎至平利令宏太平興國初登第爲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改太子中允直史館遷著作郎賜緋魚預脩太平御覽歷左拾遺補闕出知遂州以勤幹聞入爲度支員外郎雍熙中呂蒙正李至張齊賢王沔薦其文行轉主客郎中兼史館脩撰樞密直學士賜金紫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時河朔用兵宏居位無所建白中丞趙昌言多言邊事乃以昌言爲副樞密宏爲中丞兩易其任端拱初拜工部侍郎再任樞副淳化二年改吏部侍郎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太宗御便殿慮囚以府獄多壅詔劾其官屬宏等頓首請罪乃釋具宗

尹京宏罷奉朝請至道初出知潞州二年就轉右丞眞宗登祚  
加工部尚書咸平初還朝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二年以  
上封者衆慮其稽留命宏與王旦同知登聞鼓院再掌吏部選  
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右僕射命中使蒞葬事宏循謹守位不求  
赫赫之譽歷踐通顯未嘗敗事子可久大理評事至虞部員外  
郎可道太祝至國子博士可度奉禮郎至太子中舍

趙昌言字仲諠汾州孝義人父獻歷雍丘大康令太宗方尹開  
封值生辰獻詩百韻爲壽終安申觀察判官昌言少有大志文  
思甚敏有聲場屋趙逢高錫寇準皆稱許之廷試日太宗覽昌  
言對辭氣俊辯及覩其父名益喜擢昌言甲科爲將作監丞通  
判鄂州歷右拾遺補闕直史館賜緋魚選爲荆湖運副改知青  
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脩文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郎



中同知貢舉出知天雄軍岐溝失律請誅諸將曹彬崔彥進等  
上優詔褒荅名拜御史中丞特名預金明池宴憲官從宴自昌  
言始河東用兵多條上邊事拜左諫議大夫代宏爲樞密副使  
上待遇加厚欲相之趙普言其剛戾而止尋遷工部侍郎坐翟  
馬周上書開封尹陳王廉知以聞普勸上誅之詔特免貶崇信  
軍行軍司馬淳化二年起知蔡州復拜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  
河決籍府兵增隄護城禁卒遷延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  
民且溺汝輩糜食于此可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衆股慄赴役  
城賴以完詔褒諭有豪民時芻茭圍利誘奸人潛穴河防歲仍  
決溢昌言之命徑取豪家廬養以給用自是盜決稍息昌拜  
給事中叅知政事俾乘疾置以入卽赴中書時京城連雨昌言  
請出廐馬分牧外郡或言秋近備敵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

水敵必不至從之未幾李順餘黨搆亂卽於上前條畫攻取之策上喜命爲川陝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賜良馬白金別賜手札數幅丁寧授討賊方略自王繼恩以下並受節制行至鳳翔知府事寇準奏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可輕易上以準愛國遣內侍賚手書追及留候百餘日賊平改戶部侍郎召準知政事昌言罷知鳳翔徙澶涇延三州真宗遷兵部侍郎知陝州未幾移永興軍咸平三年復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親民者昌言駁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峻世家爲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先是多遣臺吏巡察羣臣踰越法度者昌言請改令左右巡使分領之又言審刑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卽引伏者許令追攝又言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開

封獨否或斷獄有失止罪原勘官吏知府等官皆不及責何以  
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俄因常德方  
公王欽若賣舉事欽若以計得脫坐昌言故入貶安遠軍行軍  
司馬景德初復拜刑部侍郎判尚書都省幸澧淵命知河陽徙  
鎮州終戶部侍郎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諡景肅為人強力尚  
氣槩當官無所顧避所至以威斷立名屢經擯斥未嘗抑損喜  
推獎後進一見李沆識其遠大以女妻之薦王禹偁自卑秩擢  
詞垣然剛復縱率對僚吏倨慢時論少之子慶嗣蔭補國子監  
丞至太子洗馬

李惟清字直臣父仲行爲章丘簿因家焉開寶中惟清以三史  
解褐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爲擒治之教以醫藥俗爲稍變又奏  
殺宦官督輪造船木縱恣不法者由是知名遷大理丞太平興

國三年任京湖北路運判五年遷右贊善大夫充運副就除監  
察御史入奏事上問荆湖累年豐稔又無徭役民蘇息否對以  
官賣鹽斤錢六十四民以爲困詔每斤減十錢徙京西轉運使  
入爲度支判官主客員外郎雍熙三年大舉伐燕奏兵食未豐  
不可輕動不報判度支許仲宣建議荆湖鹽課賦于鄉村與戶  
稅均納詔惟清往詳定奏以鹽配民非便遂罷使還上又問民  
間苦樂言民市清酒斗給耗二升今給一升民多他圖歲課及  
減詔復其耗未幾復爲京東轉運會募丁壯爲義軍惟清三上  
疏曰若是天下不耕矣詔乃獨選河北餘路悉罷募權屯田郎  
中度支副使端拱初歷戶部度支使適朝廷遣使河朔大發兵  
治方田惟清以盛春務農懇求罷遣詔諭兵夫已發止令完邊  
治城而已淳化三年遷給事中充鹽鐵使以帳式奏御上曰費

鉅若此民何以堪。奏曰：臣聞漢有衛霍，唐有李郭，民皆愛而畏之。望慎擇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上言彼一時，此一時。今之西北變詐，與古不同。選用將帥，亦須深體。難以韓彭之見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俄以淮南榷貨務，竄岳茶陳惡者，擅減斤五十錢，不以聞。左授衛尉卿，尋出知廣州。以廉平稱，詔獎之。至道初，就拜右諫議大夫。二年，徙廣南東西路都轉運使，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卽位，轉刑部侍郎。惟清自去樞要，情多拂鬱。數月，拜御史中丞。肆情彈擊，未幾病卒。年五十六。贈戶部尚書。為人倜儻，自任有鉤距，臨事峻刻。所至目爲強幹。然本以俗吏進人，望輕之。子永錫，蔭爲光祿丞。頗涉學，能屬辭。尚氣少檢，喜交結。馮拯、王濟、皇甫選多與之游。真宗幸河朔，方服喪，上章列詆

近臣自謂有效太平滅敵之術選爲戶部判官試策不中貶龍  
水縣簿改南劍團練副使復光祿丞後至右贊善大夫次子承  
德至殿中丞

李若拙字藏用京兆萬年人父光贊貝冀觀察判官居符彥卿  
幕下若拙蔭補齋郎擢坂萃上第授大名戶曹參軍改密州防  
禦推官復登制科改著作佐郎故事除拾遺補闕上書自陳執  
政惡之出監商州院治遷太子左贊善大夫太平興國二年出  
知乾州會李飛雄詐稱詔使事敗伏法疑與其父若愚名同捕  
繫獄後知非親猶坐削籍流海島歲餘起授衛尉寺丞知隴州  
四年復舊官以能政聞超授監察御史通判秦與同州滕中正  
薦歸臺項之改右補闕諸王出閣獻頌稱旨召見賜緋魚同勾  
當河東轉運兼雲應等八州事俄掌水陸發運司雍熙三年假

祕書監使交州入境遣左右戒以臣禮黎桓聽命拜詔蓋恭燕  
饗日悉珍異前列一不留眄取先陷蠻使鄧君辨以歸上嘉其  
不辱遷起居舍人充鹽鐵判官淳化二年出爲兩浙運使契丹  
寇邊改職方員外郎徙河北路賜金紫五年直昭文館遷主客  
郎中江南轉運使爲人質狀魁偉尚氣有幹才然臨事太緩宰  
相以爲言罷知涇州至道二年黎桓復侵南鄙又詔充使至則  
桓復稟命真宗召見慰問進金部兵部郎中召試學士院充史  
館修撰知制誥咸平初同知貢舉授右諫議大夫車駕北巡判  
留司御史臺明年使河朔按邊事知昇貝二州四年卒年五十  
八子繹字從之幼勤愿自修以使交隍勞補齋郎改太祝登  
進士除將作監丞累遷屯田員外郎知華州蒲城縣民李蘊有  
陰罪懼爲姪所覺殺以滅口緝訴被盜繹廉得其狀收蘊致法

聖本曹郎中提點河北刑獄權知貝州歲旱爲酒務市民新草  
令餓者樵採自給得不死官入亦數倍而防城火牛草歲十餘  
萬積久輒腐復奏罷輸改刑部郎爲利州路轉運使參政薛奎  
薦徙河北進直史館知延州復改兵部郎爲江淮制置發運使  
內出陳帛五十萬資贖於東南奏民方饑不宜重擾得罷甫半  
年漕課視常歲增五之一遷太常少卿再知延州三莅鳳翔所  
至頗稱治自以久官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  
難知命知退知足也後終右諫議大夫

許驥字允升世家荊州祖信父唐世以財雄後唐末中國政衰  
父知朔易之地不久罹患祖戀資產不樂他徙父乃潛齋百金  
而南未幾晉祖革命果以燕薊賂契丹歸路遂絕卜居睢陽娶  
母李氏生驥風骨秀異年十三携詣戚同文從學卽能屬文善



詞賦太平興國初擢甲科與呂蒙正齊名解褐將作監丞通判  
益州遷右贊善大夫五年轉右拾遺補闕直史館六年出爲陝  
府西北路轉運副使徙知鄜州召遷爲比部員外郎歷知宣昇  
二州雍熙二年改江南運副洪吉上供運船值水損物鞠獄者  
按以欺盜當流死者數百驥馳往訊以實聞多獲輕典優詔褒  
之又言劫盜配流遇赦得還本鄉警告捕者多所殺害自今請  
以隸軍詔可遷正使端拱初拜主客郎中俄知福州又朝召對  
便殿延問良久改兵郎領西川轉運使擢右諫議大夫知益州  
歸言蜀民浮窳易搖宜擇忠厚者撫之爲預備旣而李順叛人  
服其先見命知審官院遷御史中丞疾辭不許占謝日命坐勞  
問出良藥賜之真宗改工部侍郎屢求小郡命知單州咸平二  
年卒年五十七贈工部尚書賜其子宗壽出身後爲殿中丞驥

無他才略人以重厚長者稱之

裴莊字端已閩中人曾祖琛後唐昭州刺史祖遠河東觀察支使父全福鄆縣令莊以明經登蜀進士歸宋歷虹縣尉高陵簿忻州錄事參軍先是并州侍積軍儲條制甚峻掌出納者嘗十餘人莊代之獨任其事擢絳州防禦推官提點并嵐二州緡帛芻糧改遼州判官雍熙三年掌隨軍糧料授大理丞安輯雲朔降戶於汝洛俄通判忻州又佐魏咸信判涇州遷太子中允端拱初辟潘美真定通判上言契丹劫深趙邊將無功願中明紀律無使玩寇又緣邊砦柵戍兵旣寡易以襲取會建方田大役兵師慮生邊事上善其言淳化三年面賜緋魚拜監察御史改三司鹽鐵判官論劉式建議請廢緣江榷務非便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李順亂兼陝路隨軍轉運同兵馬事許以便宜事平

轉殿中侍御史歷工部司封二員外郎除料五路出師討李繼  
遷必無功請加恩繼遷俟其倔強拒命則按甲塞外俘擒未晚  
既而果敗真宗遷祠部度支二郎中充河東運使上言慶邠延  
州通遠軍咸處邊要請任武幹如姚內斌董愈誨者若田紹斌  
皆被疑韓崇業本秦王婿程德玄親近外遷皆懷怨望不宜委  
以戎寄未幾知蘇州咸平二年命莊巡撫江南還言朝廷所命  
知州通判率以資考因循偷安其素蘊公器有政績者偶緣公  
坐黜司冗務自今望慎選其人勿以資格補授契丹犯塞又命  
莊爲河北運使屢奏傅潛統大軍無謀略王顯掌樞密非材徒  
起攀附恐失機會不報徙知越與宣州應詔條列四事去暴征  
省煩刑擇吏職敦稼穡詔令陳所宜先對甚悉改司封郎中景  
德初安撫兩浙多所升黜又知潞邢二州東封改鴻臚少卿入

判登聞鼓院祀汾陰遷太僕少卿副北嶽加號冊禮使撰北行  
記以獻六年出知襄州車駕幸南京恩授大府卿權判西京留  
司御史臺天禧二年入判刑部以疾分司西京郊祀改光祿卿  
卒年八十一錄其孫慶孫試將作監簿莊爲人有吏幹無清操  
慷慨敢言太宗獎其忠諫多所聽納好爲規畫然寡學術晚年  
退居喜接賓客終日無倦子與咸平二年進士至屯田郎中稷  
左班殿直閣門祇候

宋大初字永初澤州晉城人太平興國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  
判戎州以善政聞詔褒美遷將作監丞贊善大夫通判晉州轉  
大常丞雍熙三年通判成都賜緋魚求直言著守成箴以獻淳  
化初遷監察御史北面用兵遷爲雄州通判入判度支勾院歷  
京西河東轉運副使改殿中侍御史至道初遷兵部員外郎充

鹽鐵副使賜金紫大初凡有規畫必咨陳恕未嘗自用爲功恕甚德之值西鄙有警轉饋艱急改刑部郎中充陝西轉運使會白守榮馬紹忠分護芻糧抵靈州盧之翰違旨併往爲戎人所剽上怒捕繫獄責懷州團練副使明年起爲祠部員外郎知梓州真宗詔復舊職命經度陝西餽運咸平初拜右諫議大夫知江陵蠻寇擾動以便宜制邊詔獎之三年再知梓州俄代雷有終知益州時分川陝爲四路各置轉運使上以事有緩急難於均濟命爲四路都轉運使要切之務俾同規畫與鈐轄楊懷忠不協慮其臨事矛盾亟召還命權御史中丞先是按劾有罪必豫請旨大初以爲失風憲體獄成然後聞上時論遣之俄出知杭州宿疾不便改廬州連徙汝光二州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二錄其弟繼讓試校書郎爲人性周慎所至有幹職譽嘗著簡諱

三十八篇謂禮之中庸伯陽之自然釋氏之無爲其歸一也喜以古聖道契當世之事而思未博也忽外物觸於耳目內機發於性情因筆而簡之以備闕忘耳子傳慶後爲太子中舍

謝泌字宗源歙人少好學有志操買黃中知宣州竒之登進士解褐大理評事知清川縣徙漳明遷著作佐郎端拱初爲殿中丞獻所著文十篇古今類要三十卷名試中書除直史館賜緋時言事者衆詔開門審非俸望方許受之泌疏其不可言邊鄙有防民政未乂苟詰而拒之四聰之明將有所蔽願采其可善置其不可者復言國家圖治多失次序請遵前唐故事分經史子集爲四庫命官分掌詔從之遂令直館分典四部以泌知庫事遷右司諫改左正言淳化二年久早上言時政朝廷因諫院王禹偁建議詔自今庶官候謁宰相樞密並須朝罷於政事堂

接見以杜私請。泌言明詔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今天下。至廣萬  
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悉  
令都堂候見，則咨稟決事，略無解衣之暇。且陛下囊括宇宙，總  
覽英豪，朝廷無巧言之事，方面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為衰  
世之事乎。上覽奏，追還前詔，仍以所言送史館。會脩正殿，頗施  
采繪，泌復上疏，亟命代以丹堊。上喜其忠，蓋拜左諫議大夫，賜  
金紫，并錢三十萬，召對便殿，又稱其任直，敢言。泌奏陛下從諫  
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季孟昌圖朝，疏諫而夕去位，其取亂  
宜矣。太宗動色久之，奉詔解送國學，舉人黜落既多，羣聚喧詬。  
上聞之，乃授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騎導嚴肅，都人畏  
避。上元觀燈，特命預召，自是為例。俄判三司鹽鐵，勾院轉全部  
員外充鹽鐵度支副使，條上郊祀賞給軍士之數，上諭以朕情。

金帛正爲備此。泌奏陛下薄於躬御賞賜特優。歷代所難與王  
沔同磨勘京朝官考課知三班通進銀臺司出知湖州再遷主  
客郎中知虢州真宗初上疏臣竊惟聖心所切者欲天下朝夕  
致太平爾乃錄唐姚崇太平十事以獻謂陛下自臨大寶邊不  
加兵西北肅然民安歲登太平之象復何遠哉至於省不急之  
務削煩苛之政抑奔競來直言斯皆致太平之術又豈讓於開  
元之治也哉臣又聞輔時佐主建萬世之基者必倚老成之人  
如成康刑措由任周召文景清靜不易蕭曹明皇太平亦資姚  
宋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胥奔走之吏可當其任  
也惟陛下察往古用賢致治之道則賢者亦必盡忠竭力以輔  
成太平之治矣咸平二年徙知同州還知登聞鼓院五年同知  
貢舉復知銀臺司出爲兩浙轉運徙知福州民懷其愛刻石以



紀去思轉兵部郎中復知審官院直昭文館知荆南改襄州遷  
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卒年六十三爲人性端正好  
方外學疾革服道士服端坐而逝帝聞而歎異遣使臨問官其  
子衍爲奉禮郎至太子中舍銜將作監